

心灵导师丛书

(英) 杰罗姆 著

J.K. Jerome

胡蕾 译

懒人 懒思录

Idle Thoughts of an Idle Fellow



漓江出版社

心灵导师丛书

(英) 杰罗姆 著

J.K. Jerome

胡蕾 译

懒人 懒思录

Idle Thoughts of an Idle Fellow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懒人懒思录/(英)杰罗姆著;胡蕾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6
(心灵导师丛书)

ISBN 978-7-5407-5782-3

I. ①懒… II. ①杰…②胡… III. ①散文集—英国—现代②随笔—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0872 号

LANREN LANSI LU

懒人懒思录

作 者 (英)杰罗姆

译 者 胡 蕾

责任编辑 胡子博

美术编辑 居 居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5782-3

定 价 20.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妙言摘录 /1

闲散的真谛 /3

晨曦五味 /10

愁上心头 /18

羞怯趣谈 /24

趣论三思而行 /32

排除万难,下定决心 /46

女人应该漂亮吗? /60

呵护女人 /67

谈吃论喝 /81

社交秘籍 /89

言为心声,抑或言不由衷? /96

爱情常在,生命不老 /102

坠入爱河 /117

早婚有错吗? /126

美国丈夫全是圣人吗? /133

阿猫阿狗 /140

婴儿妙谈 /152

士兵狂想曲 /159

带家具的寓所 /167

万物皆虚荣 /178

翻身做主的俄国人 /187

妙言摘录

假以时日，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漂亮女郎，原因很简单，世界上不会再有相貌平平的女人来衬托她们的美貌。

胃才是欢乐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载体，厨房是我们朝拜的庙宇，它那呼呼作响的火焰是我们女灶神的圣火，厨师是我们的大法师。他是万能的魔法师，宽厚仁慈。他抚平我们的忧伤和焦虑。他赶走仇恨，让爱生辉。我们的上帝崇高而伟大，厨师是他的先知。让我们吃吧，喝吧，快活吧。

世界是一个巨大而恐怖的碾磨机，从一头放进新鲜明亮纯洁的东西，另一头出来的却是陈旧的、难以辨认的、皱巴巴的东西。

蜜月是婚姻的显微镜。摇晃它，用各种物体将它搅乱，用其他有趣的东西遮盖它。不要呆呆地坐在那里接受检验。

最值得考虑的肤色是乳白色，再带点淡淡的桃红色。这样的皮肤所向披靡，倾倒众生。

酒足饭饱才能写出伟大的诗篇，腹中空空实在是写不出任何感伤的诗句。

对于我们而言，饥饿是一种奢侈品，是一剂开胃的调味汁。

新家具营造出的是一所宫殿，而旧家具才造就一个家。

无论我们是用镀金的高脚杯畅饮，还是用粗陶瓷杯牛饮，生活的滋味都大同小异。

世界上有许多懒人，也有无数慢吞吞的人，但是真正的闲散之人却是稀有珍品。他最惊人的特点就是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闲散，如同接吻，必须是偷来的才够甜蜜。

真正的悲伤中没有哀婉，真正的忧伤中没有享受。

英国男人悲伤地享受欢乐，英国女人则魔高一丈，她们从悲伤中获得愉悦。

因为我喜欢温和的百合，就不能崇拜勇敢的郁金香吗？因为我珍爱玫瑰花高贵的香味，就不能亲吻甜美的紫罗兰吗？

诗人远比耕童更容易被奉承俘获，因为小麦面包比燕麦面包更容易吸收谄媚的黄油。

虚荣有孔雀式与老鹰式之分。势利小人爱慕虚荣，英雄豪杰也爱慕虚荣。

我们不能诋毁虚荣，反而要加以利用。荣誉本身就是虚荣的最高形式。

恋爱如同麻疹，我们都会经历一次。它也像麻疹一样，得过一次便终身免疫。

我们愿意，我们珍惜，我们非常非常喜欢——可我们不能再爱了。人的心是烟花，只能向着天空燃放一次。宛若流星一般，它燃烧片刻，带着容光照亮下界。

闲散的真谛

说正经的，对闲散这个话题我最有发言权，这绝非自以为是。小时候，家里花九先令一学期（没有额外费用）给我请了一位绅士，以便让我接受智慧的洗礼，那位绅士常说他从未见过哪个男孩子花这么多时间才做这么一点点事情；我还记得我亲爱的外婆在教导我怎样使用祈祷书时，顺带发现我居然可以枝节旁生，做许多不相干的事情，简直是难以置信，但是在疑惑之外她却坚信我也可以把本应该做的事情完全置之不理。

我恐怕应验了亲爱的老太太一半的预言。上帝啊！尽管我很懒惰，却做了许多我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过说到忽略太多我本不应该忽略的事情，我完全相信她的判断是相当精确的。闲散就是我的强项。我可不是自吹自擂——这是一种天赋。极少有人具有这种天赋。世界上有许多懒人，也有无数慢吞吞的人，但是真正的闲散之人却是稀有珍品。他不是那种整天游手好闲的人。正相反，他最惊人的特点就是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除非有一大堆工作要做，要不然可不能彻底享受闲散。在无所事事中没有乐趣可言。浪费时间只是一种职业，而且是最让人精疲力竭的职业。闲散，如同接吻，必须是偷来的才够甜蜜。

多年以前，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生了一场大病——除了冷得直

哆嗦，我自己都弄不明白这病有多么严重。但是我想一定病得不轻，因为医生说我一个月前就该来看病，如果再拖一个星期（不管是什么病），后果就不堪设想。这件事情非同一般，不过我看只有多耽误一天病情就无药可救时才会去叫医生，否则绝不会去叫医生。我们的医药顾问兼哲学家和朋友，犹如情节剧中的英雄，总是在最紧急的关头——而且只是在最紧急的关头——才出场。这是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

话说回来，我正说到我病得很厉害，必须去巴克斯顿住上一个月，还务必严格遵守规定，在此期间不得做任何事情。“你需要休息，”医生说，“彻底的休息。”

想起来那一个月应该很惬意。我对自己说“这个人绝对是我的知音，如此明白我内心的抱怨”，并且在心中勾画着美妙的蓝图——四个星期“甜蜜的闲适”，加入少许的病痛。别病得太严重，适当就可以了——略微尝尝受苦的滋味，却又带有诗意。我早上可以赖会儿床，来点巧克力，穿着拖鞋和睡衣吃早餐。我还可以躺在花园的吊床上，读读结局悲哀的感伤小说，直到书从我手中无力地滑落，我还可以躺在那儿，半梦半醒地仰望着深蓝的苍穹，看着一朵朵白云好似挂着白帆的船只漂向天尽头，听着鸟儿快乐的鸣叫和树木窸窣的浅唱。要是身体太过虚弱不能出门，我就住在底楼的房间，打开窗户支着枕头坐起身来，看上去病恹恹的，以至于路过的姑娘们都会为我叹息。

我还要一天两次坐着轮椅去科罗纳多饮矿泉水。那清凉的水哦！那会儿我对所谓的矿泉水还



垂钓

知之甚少，却相当感兴趣。“喝矿泉水”听上去很时髦，很有点皇家派头，我想我会喜欢的。可是，唉，才去了三四个早上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山姆·韦勒曾经说矿泉水喝起来像“烧热的电熨斗”发出的味道，他可是手下留情，要我说那玩意儿喝起来简直让人恶心。要是想让病人快点康复，只需告诉他每天早上必须喝一杯矿泉水，他要是想遭罪就会拼命让自己好起来。我连续喝了六天的纯净矿泉水，它们快要了我的命；然后我决定采取点措施挽救自己，于是我在喝了矿泉水之后立即喝下一杯烈性白兰地加水，那样感觉好多了。许多著名的医学专家后来都曾指出，只有酒精才能完全中和矿泉水中的铁盐。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歪打正着。

但是“喝矿泉水”仅仅是我在那永生难忘的一个月里所遭受的很小一部分折磨——那一个月是我经历过的绝无仅有的最悲惨的时光。大部分时间我都像虔诚的教徒那样遵循着医生的诫命，除了在屋子里和花园里走走，每天两小时坐着轮椅出去透透气外，我什么也不做。坐轮椅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疗养的单调。尤其当你还不习惯这样一项令人兴奋的运动时，亲身体验一下比只是冷眼旁观要刺激多了。坐轮椅外出随时都提心吊胆，旁观者是无法明白的。他每一分钟都得小心翼翼，要是碰到一条水沟或是一段正在铺碎石的道路就更要仔细。旁边每开过一辆车，他都担心撞到自己；他从没像现在这样，一上山下山心里就打鼓，生怕推轮椅的人膝盖一软那他可就死定了，这不是闹着玩儿的，可能性极高。

但是不久坐轮椅也失去了新鲜感，我再也提不起兴趣，它让我厌倦得无法忍受。我觉得我的意志力正被消耗殆尽。我的头脑本来就不强壮，再让它负荷累累真不太明智。于是大概在第二天的时候，我早早起床，吃过早餐，直接步行去了坎德尔斯各特山下的海菲尔德——一个美丽而热闹的小镇，中间要穿过一条可爱的山谷，我在那里碰到了两位闭月羞花的美女。至少在那时看她们很妩媚动人：一个

跟我在桥上擦肩而过，我觉得她对我绽放着迷人的微笑；另一个站在一扇敞开的门边，毫不吝啬地使劲亲吻着婴儿红扑扑的小脸蛋。但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我敢肯定她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五大三粗、脾气暴躁的妇人。从镇上回来时，我看见一个老人在砸石块，我禁不住心里痒痒，想动动手，于是我自告奋勇替他干活，让他坐下喝杯茶。他真是个善良的老人，满足了我的要求。我朝那堆石块走过去，要把浑身上下积攒了三周的能量都发挥出来，我在半小时内砸的石头比他一天还多。不过这可没什么让他好嫉妒的。

我决定进一步挥发我身上的能量，于是每天早晨都出去散步，散很长时间的步，每天晚上则去凉亭里听音乐会。即便如此，日子还是很难挨，当最后一天终于到来时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从满是痛风和肺病病人的布克斯顿飞速回到了充满严肃工作和生活的伦敦。当列车傍晚时分从亨顿站飞驰而过时，我朝外看了看：火红的霞光照耀着这座伟大的城市，照得我心里暖融融的。稍后，当计程车飞速驶出圣潘克拉斯车站时，我再一次置身于那熟悉的喧嚣声中，这声音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听到过的最美妙动听的旋律。

显然那一个月的闲散生活并不使我开心。在不该闲散的时候我喜欢闲散；唯有当闲散不是我唯一可做之事的时候，我才喜欢它。我就是这么顽固不化。当桌上有一大摞信件等着我回，以便下一次一并寄出时，我却最喜欢背靠壁炉算算我欠了别人多少钱；晚上有一大堆工作等着我做的时候，我偏偏喜欢在餐桌上消磨时间。要是有什么紧急事件，必须一大早起床，我反而比平时更喜欢在床上多赖上半个钟点。

哎呀！翻个身再睡上一觉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呀：“就睡五分钟。”我真是钦佩那些主日学校^①的人，他们要在星期天对孩子们“讲故事”，除了他们还有谁会心甘情愿地从床上起来？对有些人来说，按时

① 教堂中所设，于星期日教授儿童宗教课程。

起床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他们应该在八点起床，他们会躺到八点半。要是情况有变，八点半都太早，他们会赖到九点。他们跟政治家一个样，据说那些政治家们总是要迟到半小时。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要准时起床。他们买了闹钟（这玩意是骗人的发明，总在错误的时间闹错了人）。他们告诉女仆敲门叫醒他们，女仆的确敲了门也确实叫了他们，可他们咕噜两声又舒舒服服地睡过去了。我认识一个人，他确实起了床并洗了冷水澡，但是没用，因为洗过澡后他又会钻进被窝暖暖身子。

我相信我自己一旦从床上爬出来就不会再爬上去。但我发现要把头从枕头上挪开真是困难，哪怕下了一晚上的决心也于事无补。在浪费了一晚上之后我告诉自己：“好吧，我今晚不工作了，明天早点起床。”我下定决心就这么办——这只是晚上的决心。到了早晨，我对这主意并不那么上心，想一想要是昨晚熬夜把工作完成就好了。这会儿还要费神穿衣服，想得越多就越是不想起来。

床真是奇怪的东西，就像是仿制的墓穴，我们可以伸直疲倦的四肢，安安静静地休息。“床啊，床啊，诱人的床啊，你是疲倦大脑在地上的天堂。”可怜的胡德这样唱道，对我们这些急躁的男孩女孩来说，你就像是一位慈爱的老保姆。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是调皮还是听话，你都让我们枕着你入睡，就如同枕在母亲的大腿上一一般，要是我们任性地在哭个不停，你就耐心地哄着我们。忧心忡忡的强者，痛苦满怀的病人，为狠心的情郎而哭泣的少女，都像小孩一样把疼痛的脑袋枕在你洁白的胸口上，你温柔地安慰着我们，直到我们对你道声晚安，在你怀里睡去。

一旦你转身不再安慰我们，我们的烦恼便痛苦至极。我们夜不能寐时，黎明久久不至！唉！那些可怕的夜晚啊，我们因发烧疼痛而辗转反侧，我们像躺在死人当中的一具行尸走肉，直愣愣地盯着黑暗的时光，那黑暗在我们和光明之间缓慢地流逝。唉！还有更恐怖的夜

晚，我们坐在床边，守望着另一个处于痛苦之中的人，微弱的火苗不时有灰烬掉落下来，火苗的每一次跳动都让我们心惊肉跳，时钟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敲击着我们正在守护的生命。

够了，关于床和卧室，我们已经说得太多。即便是作为一个闲人，我似乎也太过于留恋它们。让我们走出卧室去抽根烟吧。抽烟也和睡觉一样能消磨时光，看起来还没那么不成体统。烟草可是我们这些闲散之人的宝贝。真是难以想象在沃尔特爵士之前的时代，那些坐办公室的人拿什么打发时间。我认为，中世纪的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吵吵闹闹、舞刀弄枪，都是因为没有烟草来安抚他们的神经。他们无所事事，没有烟可抽，所以只能没完没了地打斗吵闹。要是机缘巧合天下太平，他们没仗可打，便会挑起夙怨，与邻居势不两立；要是觉得还不够，他们便会孜孜不倦地聚在一起，讨论谁的情人最漂亮，争论的双方甚至会斧棍相加。那些日子，谁的品位高很快就会见分晓。20 世纪的年轻人坠入情网时，谁也不会倒退三步，盯着姑娘的眼睛，说她是个绝代佳人。他会说他要到外面查询一番。如果到了外面，碰见一个男



沃尔特·罗利爵士(1552~1618)，英国陆海军司令官、探险家及诗人。曾到美国东海岸探险，并写了有关历险记，把开拓之地命名为弗吉尼亚。“弗吉尼亚”即处女的意思，是罗利为取悦伊丽莎白女王而起的地名，因为伊丽莎白是处女王。据传是罗利最早将烟草、土豆由美洲带入英国并传遍欧洲的。

人,就打破他的脑袋,当然是打破碰见的那个人的脑袋。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就能证明他的(第一个人的)情人长得漂亮。但要是另外那个人打破了他的头,那别人的情人就比他的漂亮。也就是说,如果 A 打破 B 的头,则 A 的情人更漂亮;要是 B 打破 A 的头,则 A 的情人不漂亮,B 的情人才漂亮。那就是他们进行艺术批评的方式。

现如今,我们点起烟斗,让姑娘们自己打一架,解决这个问题吧。

女士们干得棒极了。她们正准备挑起所有男士的重担。她们成为医生、律师和艺术家。她们管理剧院、策划骗局,还做报纸编辑。我期待着有那么一天,我们男人可以悠闲自在地在床上躺到十二点,一天读两本小说,下午五点聚在一起喝喝下午茶,不用费什么脑筋,就谈论谈论最新潮的裤子式样,争论一下琼斯先生的大衣面料如何,是否合身等等。对闲散之人而言,这是多么光辉灿烂的前景呀。

晨曦五味

很多年前，我在巴黎偶然养成了早起的习惯。那天晚上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就是难以入眠。床上太热了，于是我起来穿上衣服，蹑手蹑脚地走下吱嘎作响的楼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初次作案的窃贼，打开旅店的大门，来到了一个陌生、安静的城市，沉静在一片神秘而柔和的光线之中。从那时起，这座陌生而甜美的城市的黎明就一直召唤着我。可能在伦敦、布鲁塞尔、柏林、维也纳，或是在巴黎夜宿，当人潮在喧嚣白昼的薄雾和水蒸气中消退之时，我偶然醒来，知道在窗帘外面就是美丽的城市，如我多年前见到的那样——这城市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邪恶的事物在此横行；这安静的城市坠入希望之中；这城市中喧闹渐渐远去，它轻轻述说着安宁；这黎明中依然年轻的城市，邀请我在清晨到来之前与它悬谈一番，然后轻轻地叹口气又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这是伟大的城市最纯洁、最庄严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拾荒者虽然用她肮脏的手在灰烬中摸索，但她不再是人们鄙视的对象，而是以谴责者的姿态从每家门口走过。她穿着肮脏而单薄的外套，佝偻着腰，脸上那可怕的疤痕是贫穷留下的伤口，也是对那自鸣得意、不闻人间疾苦的公正之神最有力的控诉。城市中这短暂的安宁似乎也扎根在她愚钝的头脑中。我的同胞姐妹，你的苦难终将结束！人不是生来

就乞食于有钱人家的残羹剩饭。你饱含泪水的双眼曾经是那么明亮，你稀薄的头发曾经是那么柔美飘逸，你弯曲的腰身曾经那么挺拔俏丽；他们可能会在那金碧辉煌的教堂里告诉你，总有一天那鼓鼓囊囊的拾荒袋会 from 你疲惫的肩头卸掉，你畸形的脚会恢复正常。总而言之，你不用再穿过这空荡荡的城市而无人理睬。人间自有公道在。

小个子女裁缝一大早就赶着去上班！稍后，她会加入到工作间里那些傻乎乎的人群中，讲着粗俗的笑话，发出憨憨的笑声——但在这个时刻，她不用受炎热之苦。工厂离得那么远，贫穷的生活、卑贱的争斗都甩在她身后。她可以在这个时候回忆自己美好的少女时代。她放下包，在椅子上休息片刻。要是每一天都是黎明时分，要是这晨曦之城永远属于我们该有多好呀！附近的钟在鸣响报时。她从梦中惊醒，急匆匆地赶往工厂。

一对情侣牵手走过公园。黄昏时分他们还会回到这里，但那时他们的眼中将会是另一种神情，他们手中将握着另一层意义。现在，清晨的纯洁与他们同在。

一位发福的中年文员大汗淋漓地走过来，他矮胖的身材显得有些可笑。他停下脚步，摘下帽子，用手巾擦擦秃顶的额头。即使是对他来说，这样的清晨也富有浪漫色彩。他肥胖的脸颊不再是人们平时看到的那样。这时人们又在他脸上看到了青年时他怯生生的希望和荒唐的梦想。

在巴黎一个小小的公园里有一尊阿弗洛狄特雕像。同一周内有两个早晨，我很不经意地站在这尊雕像前，睡眠惺忪地盯着它，如同梦游一般；这两次都在我要转身离开之时，我碰见了同一个人，也是睡眠惺忪地盯着雕像。他长相平平——他多半认为我也不过如此。从他的着装来看，他可能是一个有些家产的生意人，一个政府小官员，医生，或者是个律师。大约十年后我第三次来到这座塑像前，还是在同样的时间，又见到那个人，这一次他比我先到。他后面的灌木丛挡住了我，他朝四周看了看，没看见我，然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把



阿弗洛狄特，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在早期的希腊艺术中，她被表现为裸体的东方美神，其主要象征是海贝壳和红玫瑰。

手放在塑像的基座上，基座大概有七英尺高，他踮起脚来，温柔地——几乎是敬畏地——亲吻着塑像的脚，尽管那塑像已被城市的污秽所玷污。要是他是拉丁人特区里留着长发的学生也不会让人感到诧异。可他恰恰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看起来很受人尊敬的人。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斗，仔细装上烟丝，点上火，拿起放在座位上的雨伞，离开了。

这儿原来是不是他和女友的见面地点？他当时是否爱恋地望着她，想告诉她，她跟这塑像多么的相像？法国雕塑家在雕刻时没必要参照格隆蒂夫人的肖像。他的女友抬头看看雕塑，可能有些迷惑，说

不定还觉得有些愤怒——她可能是个女帽商或是家庭教师。在法国，大家闺秀是不会不带随从私自和情人会面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或者这只是一个中年中产阶级在想象中寻求现实生活中所缺乏的浪漫？围绕着这一成不变的塑像编织着自己的爱之梦，这不过是他飘忽的幻想罢了。

在易卜生的一出悲喜剧中，一对恋人在年轻时分手，一直到人鬼殊途也未能再见面。在分开后的岁月里他们各自在脑海中保留着对方的印象，神圣又洋溢着青春和恋爱的气息；他们各自珍藏着对爱人的记忆，在记忆里对方永远是那么美好。易卜生剧中还展现了其他那些以传统方式结婚的恋人，看过那些人后再回顾这对恋人当初的分手，我们或许不会再觉得遗憾万分。她在人们心目中永远是那么年轻纯美。他们谈起她时还像十五年前刚认识她时那样，那时每个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那会儿还是个小伙子，心中沸腾着理想，对人生充满激情。

他们登场啦。

你们期望看见什么？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与严酷现实的斗争。他现在体态臃肿，头发稀疏。他要供养十一个小孩。当年那些崇高的理想现如今还买不上一双鞋。为了生存，你必须用最卑微的武器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生活在19世纪的他，被人们誉为“现代戏剧之父”。这位北欧文化巨人，以社会化性的哲学思想、丰富的人生观，反映了挪威那个特定的时代。“写作，即是坐下来判断自己。”易卜生在自己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的这句话，如同他的剧作一样深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